不能沒伴侶

看電影的時候，你想有個伴，好使一起爲劇中情節而感動，一起笑，一起流淚，或者交流一下對劇情的觀感。

看舞蹈表演、聽音樂會的時候，雖然你們不能交談，不可耳語，但是，你們仍然感覺到，你們對那美妙的音樂或舞姿，同樣是那樣享受着，在感動的時候，只消彼此的手輕輕一握，就勝於千言萬語。

你們的心有同樣的感應，你們的脉搏以同一的節奏跳動。

這個人，是滿戲院、滿音樂廳的其他觀衆所不能代替的。

看一場電影、聽一場音樂會，不過是一兩小時而已，你也希望有這麼一個能好好地交流，一起歡笑，相擁而哭的伴侶，何況是漫長的人生歷程呢……

人生路上，也許是坎坷不一的，有個伴的時候，便可以互相照顧、互相扶持、互勵互勉。路上也有美好的風光，只是一個人孤獨地欣賞，多沒意思，在歡樂的時候，如果只是孤零零的一個人，你怎能盡情的歡笑呢！

當你從樹上摘下一串嫣紅甜美的荔枝時，有人跟你一起品嘗，滋味是份外不同的。

快找個伴！

溝渠裡的淘金客

拾汽水罐的人實在不少。各處的廢紙箱，經常有人在翻。單靠拾汽水罐，能否維持生活？大概不可能吧，但內地出版人士「心有餘悸」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在白先勇筆下，「姜青」是男演員，但「林莽」却是女的，而且透過人物對白，說她是個「不祥之物」，又是「頭髮沒傷一根」就成了「天一的大紅星」！

內地出版界爲了「穩陣」，這一篇自然「割愛」了！

雖然，一九八一年，距江青被打倒，已有五年左右，但內地出版人士「心有餘悸」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在白先勇筆下，「姜青」是男演員，但「林莽」却是女的，而且透過人物對白，說她是個「不祥之物」，又是「頭髮沒傷一根」就成了「天一的大紅星」！

內地出版界爲了「穩陣」，這一篇自然「割愛」了！

白先勇短篇小說選

朋友問：看過白先勇的小說沒有？答：十幾年前看過他的短篇小說，那是當時出版的「臺北人」。朋友說，內地也出版了白氏的短篇小說集，「臺北人」還的都收進去了。於是，他把這本小說集送給我。

那是一九八一年版的。茗翁拿「臺北人」來比對，幾乎可以說是「都被收進去」了，但有一篇未收，那是「滿天裏亮晶晶的星」。

這篇是否寫得不好，所以不收？看來，還是爲了避諱而已。

分別諧音爲「江青」、「藍頻」，可能是最大的顧忌吧？

海角晴吹

在「滿天裡亮晶晶的星」裡的人物，有「姜青」、「林莽」二名，彼此又稱「己」，只願自己。

不過，香港人既然有這要求，並發動簽名，認爲，這是勞力傷財而未必會被中共當局接納的。但你要簽，也不妨試試。

現在，簽名運動號稱已達幾十萬甚至接近百萬。事實上有不少是靠騙靠嚇叫人簽的。校長老師叫小學生簽，便是騙；把大亞灣核電廠描述得非常恐怖，便是嚇。靠騙靠嚇湊成一份幾十萬人的名單，能夠發生什麼作用？難道港府和中國當局便會相信嗎？我對此便有懷疑。

題問的名簽電核反

至於大亞灣核電廠，因爲離香港只有五十里，香港人害怕出事之後會受輻射波及，人嗎？香港人怕受波及嗎？說得不好聽，己，只願自己。

常青樹 林淡

不過，香港人既然有這要求，並發動簽名，認爲，這是勞力傷財而未必會被中共當局接納的。但你要簽，也不妨試試。

現在，簽名運動號稱已達幾十萬甚至接近百萬。事實上有不少是靠騙靠嚇叫人簽的。校長老師叫小學生簽，便是騙；把大亞灣核電廠描述得非常恐怖，便是嚇。靠騙靠嚇湊成一份幾十萬人的名單，能夠發生什麼作用？難道港府和中國當局便會相信嗎？我對此便有懷疑。

關於核電廠問題，我彷彿談了許多次。歸納起來，我的意見是：贊成我國建立核電廠，因爲這是先進的科學發展，也是今後發電的主要能源。

同時我認爲，任何事物，無論新舊，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。天下間也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事物存在。因此，核電廠也不例外，核電廠也有可能會發生事故的。我們不能因爲核電廠有可能發生事故便加以反對。我們只能運用人類的才智加意防範，盡量使它不致發生事故或者少生事故。否則，這便叫做因噎廢食。

要求它搬遠一些。我覺得這個意見也有問題。因爲搬離香港遠些，難道那裡沒有人嗎？香港人怕受輻射波及，那裡的人便不怕嗎？說得不好聽，這種主張便有點損人利己的味道。

常青樹 林淡：「萬籟俱寂的時刻，雖然是寧靜的，但長期寂靜，却同樣會令人產生恐懼。」他不贊成完全制止噪音，而且，要貫徹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的方針，更應容許噪音出現，容許人們唱反調。

香港近年成功之處，是出現常常唱反調的所謂「壓力團體」，而港府稱爲「意見團體」，這些團體反映民間的意見，也可能給港府一些壓力。不過，港府內部則不容有反調啦，官員有不同政見，往往不是自動掛冠，便是被丟烏紗。所以魯平先生不贊成政府內部有反調，並不等於不贊成民間有反調。應區別官民兩種反調也。

醒圖

天九

流行的應該是天九了。

論年代的久遠，則天九應該肯定地在麻雀之上。麻雀是什麼時代發明的，已經不可考，不過一般推敲，不會超過元代之上，而是以在明代變成目前這個模樣的可能性爲最大。

至于天九則有一個別稱叫「宣和牌」，宣和是北宋最後一個皇帝宋徽宗趙佶的年號，所以必然是北宋或更前就已經很流行的一種遊戲了。此外又有元代馬可李羅來中國時，將天九牌帶了回歐洲去，現在天九已經分成兩大系，一系是我們慣見的中國天九，至于西洋天九，則是一種玩法與性能都跟中國天九有多少分別的「杜米奴」（DOMINO）。

大概因爲馬可李羅只帶了一副天九牌回去，但沒有帶回這種遊戲的玩法，所以變得歐洲方面的人，用那些牌來作遊戲用，方法上與中國天九，是完全不相同的。

唯一有巧合的地方，亦僅限于「頂頭」這一種遊戲而已。

教外國人玩天九，可以算是人世間最困難不過的一件事。

主要理由，是他們對天九的編排，完全不能理解。

雪花風 茗而清

醒圖 詞詩

浣溪沙

高空擲物

又有高空擲物焉，今回的確好牙烟。巨機墮地聲隆然。據說頭童唔生性，周圍住戶未安眠。難防出入禍從天。

學歷

比較豐富。如果一個大學生對課外讀物沒有那麼富愛的話，他的能力只限於學校學來的，於是，兩個比較，可能遜於中學生了。當然，在其他方面仍然是大學生稍勝。香港政府的公務員職級是以學歷爲準，如果學歷不足，只能停在某一職級上，這在某些職級來說，可能未必絕對正確，但這可以鼓勵人們上進。

港人物

兩種反調

對於核電廠問題，有人認爲反對派唱反調，難以容忍，他們說道：「反對派是製造噪音，會令社會不安。」胡鳳雨先生亦道：「魯平先生也不贊成未來特區政府出現唱反調的行政官呀！」

唱反調，製造噪音，的確令人煩躁的，甚至會社會出現一陣不安，例如反核電團體散發的「惡魔海報」，令人產生恐懼感。不過經紀肇却從另一角度去看這個問題，他道：「萬籟俱寂的時刻，雖然是寧靜的，但長期寂靜，却同樣會令人產生恐懼。」他不贊成完全制止噪音，而且，要貫徹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的方針，更應容許噪音出現，容許人們唱反調。

香港近年成功之處，是出現常常唱反調的所謂「壓力團體」，而港府稱爲「意見團體」，這些團體反映民間的意見，也可能給港府一些壓力。不過，港府內部則不容有反對啦，官員有不同政見，往往不是自動掛冠，便是被丟烏紗。所以魯平先生不贊成政府內部有反調，並不等於不贊成民間有反調。應區別官民兩種反調也。

醒圖 詩

醒來

洛 莫

一醒來
又是你
你在我心中
像花
又像雲
輕輕地移動
輕輕地笑

有時候
又聽見
你的聲音
像一隻翠羽
飛過我的畫林
又飛回來
停落在我的心上

一醒來
就有很多話跟你說

情詩一束

八面玲瓏 薛后

日片行情

日本電影產量驚人，年產三百多四百部，但能夠在世界市場上發行的不多。在香港，它甚至沒有固定的發行機構，有的是個別大公司如「東寶」、「松竹」等設立的辦事處，實際上是個傳遞信息的聯絡站。

如「子貓物語」那樣的電影，是經歷了一些曲折，才能在香港排期上映。它首先出現在法國的「康城影展」，開始時沒有引起買家的特別注意，却因爲來自香港的「銀都機構」的座的多。也有人嘗試過排出一些「綽頭片」，如六十年代紅才談攏了生意。

日本電影在香港市場上吃得開的，似乎寥寥可數。在我的記憶中，二、三十年來，寶座上較爲可觀的，有勝新太郎的「盲俠穿心劍」和三船敏郎的「用心棒」。其後，也有一些在國際上享有時譽的，如「御用金」、「望鄉」、「北海道大追殺」等等，都是叫好不叫座的。也有人嘗試過排出一些「綽頭片」，如六十年代紅歌星小林旭的所謂「青春片」，還有恐怖片類「四谷怪談」等，在寶座上都很平淡。近年，也有人廉價買入些色情片，但也不見得有生意眼。

年前，已故金融專家胡漢輝曾買進十多部日本片，其中一部「南極物語」曾有過出乎意料的票房紀錄。後來的買家都以此爲標準，認爲日本片中，那種借着人和動物的感情交流，去表達人類愛心的電影，才會有廣泛的市場。

「子貓物語」就是同一型類的作品。馬逢國說他「睇好」它，也是基於這個原因。

除了麻雀以外，中國的各種博戲中，最

天窗 天知

溝渠裡的淘金客

不成問題。

「淘金」，致富的行業也。我國雲南的「金沙江」，就有不少人在淘金。他們所淘取的，是自然金。這種所說的「淘金」，只不過是借用，他們在溝渠的污泥裡，淘淘洗洗，希望由此而得到一些金屬，當然也希望得到黃金。

這種「淘金」的人，過去港九兩地尚多「明渠」的時候，幹這一行者較多。自從道路改建和市區發展，「明渠」多已改爲暗渠，幹這一行的人就較少了。

這些「淘金者」，携着鋤、鍤、竹節等工具，挖取坑渠泥，用水淘洗，然後在殘渣中，把各種金屬廢物檢出來，有時，他們也能淘得金戒指等物呢。

醒圖 詞詩

高空擲物

醒圖 詩

雪

醒圖 詩

黃河母親

醒圖 詩

春不老

醒圖 詩

黃河母親

醒圖 詩

梅

醒圖 詩

長

醒圖 詩

春